梦，并不都是幻境

——二人台小戏《咱也来圆梦》观后

◎高明霞

“梦”看起来是个虚幻缥缈的字眼，似乎可以想象而不可企及。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其实并不都是遥不实现的幻境，它在寻常百姓的心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2018年11月24日由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创作演出的二人台现代题材小戏《咱也来圆梦》在呼和浩特民族剧场上演，以二人台特有的朴实生动的艺术方式，讲述了寻常百姓人家“圆梦”的故事，剧情简洁，曲折有致，内涵丰富，情节不复杂，人物形像鲜明，30分钟里的唱说表演，紧系剧核，以小见大，折射出新时代的社会风貌。《咱也来圆梦》是一出接地气又有现实时代气息的小戏，值得肯定。

《咱也来圆梦》的故事从农村保姆喜梅与主人铁锤之间的爱情切入，以中老年人“黄昏恋”为主要故事情节。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友善之情，体现了儿女孝敬老人的美德，同时包涵了驻村干部一心一意辅助村民致富的工作精神，体现了物质生活日渐富裕后老百姓的精神风貌，故事的切入点很小，但蕴涵颇多。

剧作者候晓琴和改编者李佳琦都很年轻，但二人编剧的艺术功力不弱，具有比较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作者对生活的艺术处理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了内在情感和内心需求的敏感点，发掘人物追求幸福的心理动因。主人公铁锤丧偶多年，儿子常年下乡扶贫，身体不适时得到喜梅无微不至的照顾，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温情的滋润，情感潜滋暗长，友情升华为爱情。喜梅在铁锤家也享受着关爱和温馨，铁锤忠厚善良的性格让守寡多年的她暗生情愫。铁锤与喜梅你有情我有意，但囿于传统观念谁也不敢捅开这层窗户纸，分别之际难舍难分，欲言又止，相互试探又躲躲闪闪，内心十分纠结。剧作将二人内心活动置于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的情境中，外面爆竹声声，人物心里波涛涌动，剧情进入故事核心。喜梅：“耳畔畔鞭炮声声响连天，满眼眼熟悉境况似眼前，只道是回家过年庆团圆，说分离心中不忍口难言。”铁锤：“眼看她收拾东西就要走，就好似一记闷锤敲心口，一年来她日夜将我守，是保姆，她早已住在我心头。”这真情的内心独白，配上带着几分哀伤的曲调，很有感染力。离别在即，喜梅给铁锤家剪窗花、贴窗户，富有民俗色彩的细节进一步渲染了二人之间难以抑制又难以启齿的情感。铁锤用“鸳鸯戏水”、“鹊桥相会”来暗示，喜梅用“喜鹊登梅”来回应，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语掩饰不住强烈情感的流露，把剧情推向关键。

剧作巧妙地在人物自我内心冲突上做文章，一步步地推进人物行为，俩人几次自然而然地靠近又刻意拉开距离的动作，把二人情感的“磁力”表现得生灵活现。演员的表演恰如人物性格，内在的情感细腻丰富，外在行为十分节制，这是这种内外反差的张力造成了很好的戏剧效果。关键时刻，铁锤的儿子志兴带领喜梅的儿子和儿媳出现，志兴早已期待两个老人走在一起，而喜梅的儿子和媳妇却顾虑重重，剧情发生反转。剧作在修改过程中增加了喜梅的儿子文斌和儿媳乐乐两个人物，使故事情节有了波折，在双方为难时，铁锤在儿子鼓励下勇敢地站出来打破陈腐观念，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并担当起照顾喜梅孙子的责任，支持年轻人全力创业，铁锤和喜梅的幸福梦得以实现，儿子的孝心有了正果，文斌和乐乐满心欢喜去实现他们的致富梦。《咱也来圆梦》艺术地诠释了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主题立意，通过平凡的生活事件展现幸福梦的美好情景。

该戏舞台设置简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方便惠民演出；音乐具有鲜明的二人台特征，朴实情深，具有感染力，符合特定的戏剧情境，也能够贴近人物情感活动；演员的表演见功力，尤其扮演铁锤和喜梅的唱功和身段即有二人台的范儿，并具有新鲜的时代气息。

在肯定《咱也来圆梦》的同时，也发现一些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志兴给爸爸打电话，可以不告诉文斌和乐乐来家的事，加一两句试探爸爸对保姆（喜梅）满意不满意的话，在这里抖个包袱，埋一点伏笔，等文斌和乐乐出现后会产生给人以惊喜的感觉；志兴对父亲和喜梅的关系还嫌太直接，可以表现他有意撮合两人的姻缘，有期待，但不托底儿，父亲也不知道儿子的真正意图，当铁锤挑明自己的爱意后，正中志兴下怀；文斌和乐乐原本是和志兴一起进城接妈妈回去过年，没想到出现新情况，他们反对的理由除了担心乡亲们笑话、孩子没人带之外，更重要的是担心妈妈从此变成了“不挣工资保姆”，怕她吃苦受气。这样也能够体现这两个孩子的孝心。目前对他们的处理生硬，只体现了自私的一面，所以显得他们态度的转变有些突兀。该戏如果参加小戏小品比赛，时间上还需压缩，开头可以快进。

二人台，根系乡土大地，深受内蒙古西部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其艺术形式以及思想内容紧贴百姓日常生活，与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走入城市大剧场的二人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断有大型剧目产生，在音乐曲调、表演风格、舞台设置、人物造型、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在进步。毋庸讳言，在变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如过分追求大制作，或过多地模仿话剧形式，再就是脱离生活生硬地图解主题。从这点而言，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院近年推出二人台现代戏，如《花落花开》《万家灯火万家梦》等作品，在创新发展二人台艺术的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求新求变，但不离二人台的文化根基，保持了二人台作为地方戏曲的品质，即源于生活，贴近老百姓情感，表现普通人的境遇与追求。音乐是二人台作为戏曲的立足之本，是它区别其他地方戏曲的徽章，观众的接受期待是听觉享受和视觉享受互动互融的过程。和任何地方戏曲一样，二人台的表现内容日益丰富，从乡村百姓自娱自乐走向现代审美享受，它原本的音乐必然需要衔接现代。如何保持二人台传统的曲牌旋律，不损伤二人台音乐味道，让老百姓感到亲切，又能够出新，适应新时代观众的新口味，是需关注的一个问题。担任《咱也来圆梦》作曲的郝华先生，有着丰富的二人台音乐创作经验，他创作的曲调朴实，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在观众熟悉的二人台曲牌旋律中加入一些新元素，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这是该剧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咱也来圆梦》的意义还在于老艺术家对年轻人的传帮带，除了编剧是年轻人，剧中志兴、文斌、乐乐都是二人台的后起之秀。导演段八旺先生，把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转化为对青年演员的指导，不仅从外在形体动作和演唱上抠戏，而且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调动。铁锤和喜梅纯熟的演技也很好地带动其他人物的表现。二人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发展离不开后继人才培养。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新剧创作过程也是不断培养新人的过程，新生力量为二人台艺术注入了活力，《咱也来圆梦》取得的成绩得之于二人台人才的成长。

本刊宗旨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让这个世界更诗化

——读汪曾祺文论集《两栖杂述》

◎夏学杰

林语堂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两栖杂述》是汪曾祺的文论集，收录了汪曾祺有关小说、散文、戏剧、民间文学创作，以及小说语言、审美趣味、民歌收集等关乎创作与欣赏的评论文章。汪曾祺为文直率，读他的文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学的欣赏和创作问题，同时，亦可借此理解其人其文。

汪曾祺十分看重语言问题，很喜欢论述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语言到底是惊人好，还是平淡好？汪曾祺直言不讳地说：平淡好。可是，他又补充道：“但是平淡不易。”平淡不是从头平淡，平淡到底。那样，就会寡淡无味了。他很重视语言的传承，主张向古典文化学习、从方言中汲取营养，从生活中学习。他还言：“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此语，我心有戚戚焉，有不少作家拿粗俗的语言来哗众取宠，且洋洋自得，而不知羞也。

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汪曾祺写道：我以为是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申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他指出了典型提法之荒谬。“透过一个人物看出一个时代，这只是评论家分析出来的，小说作者事前是没有想到的。事前想到，大概这篇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小说作者只是看到一个人，觉得怪有意思，想写写他，就写了。如此而已。散文化小说作者通常不对人物进行概括。看过1000个医生，才能写出一个医生，这种创作方法恐怕谁也没有当真实行过。散文化小说作者只是画一朵两朵玫瑰花，不想把一堆玫瑰花，放进蒸锅，提出玫瑰香精。”他认为小小说的盛行，是阅读需求的多样化使然。“小小说的流行，不只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人们生活紧张，缺少闲豫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长篇小说就没有人读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读者对文学形式的要求更多了。”

“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一文中作如是言。读罢此言，我大致了解他的艺术追求了。汪曾祺的文字原先我是不大理解的，我一直迷糊于他为何那么热衷于抒情。他在《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文中言：“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或许，是因为他与其师沈从文，有着一脉相承，都执着于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体型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汪曾祺的《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在气质上，是很相像的，都淡化了时代，淡化了环境，写出人性之美。汪曾祺曾说：“我们必须暂时稍微与世界隔离，不要老摔不开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度里这个意识”。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认为，这不只是谦虚。

刘新超　摄

无限关山　望乡依旧

——评续维国散文集《玩味老通辽》

◎乌日吉图

续维国，作为一位离开故乡数十年之久的学者、作家，言其朝夕所伴的，就是那无尽的乡愁，浓重的、难以割舍的通辽故乡情结。这亦使其成为给通辽城著书立说的第一人。

他与妻子合著的《玩味老通辽》一书为百篇系列文化散文，以内蒙古通辽这座城市为主题，进行历史文化追溯，故史实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是其鲜明特色。叙事中多有小说元素和“剧场效果”，篇章间凸显系列关联脉络。

《玩味老通辽》一书创作始于1990年，在通辽建城百年的2012年著就，全书计70万字，分“老通辽竹简”“老通辽街衢”“老通辽食趣”“老通辽偶人”“老通辽风致”和“老通辽撷萃”等六辑。书中收入有关通辽建城百年的珍贵历史图片532幅，及通辽地区濒临失传的民歌《闯关东》等。这部书在创作过程中曾正式结集出版36篇版本、81篇版本和今100篇(实为103篇）版本，曾被通辽电视台改编拍摄成大型文化、风情、民俗系列讲座节目《老通辽的故事》，作为通辽市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以全新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推出，并应观众要求，多次重播长达3年之久。

续维国，作为一位学者、作家，以其浓重的通辽情结感动了通辽，这部书凝结着其与妻子20年的心血。有学者如是谈起《玩味老通辽》这部文学专著：“基本上写的是通辽百年历史的前50年，林林总总，洋洋洒洒，章章节节，字字句句，把握了一个‘老’字，写尽了一座城市，这其中有多少史实的考证、真伪的鉴定、思考的积淀、残缺的织补、细节的甄别和民俗的探源是无法进行统计了。言通辽史上涉及的重要人物，书中竟有康熙、乾隆、袁世凯、张作霖、张学良、溥仪等数十个之多。至于街头巷尾的俗人俗事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皆写得神活灵动，光彩焕然。一座城市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变得鲜活了，变得生动了，变得有文字可依了，变得不怕随着岁月的伸延，人世的转换而无迹可寻了。作者面对着五花八门的关于城名‘通辽’二字的推测、揣摩、解释，著文轻松推出自己的‘能通过辽河’一说，指出当年在河面窄、河底平、河流缓，船来车往，马冲人蹚，一年四季人们都习惯在此通过辽河，‘而水陆之便，尤为他处所不及’的土地上临水建一城，名‘通辽’，天赐般的合适、贴切。故大可不必去犯‘红学家’们想作学问而先制造‘繁琐’，想弄玄虚而先添‘复杂’的毛病。作者用细说‘大八家’‘八大家’‘外八家’的方法，一笔解开了老通辽‘八大家’的百年之谜。作者搜索史实散落的经纬，编织残缺，聚起残缺可信的史实，成就传奇，以3篇系列文章《击毙日酋松井清助传奇》《历史烟云深处的王家油坊血战传奇》和《大刀队马府杀敌传奇》，第一次用“系列传奇”绘就了通辽抗战史上震惊中外、让冈村宁次闻之急奔而来、让《朝日新闻》惊呼不敢相信重创日军者乃‘集群民众’之抗日烽火画卷……作者能把严谨中带有枯燥的考证和平淡得如白开水般的论述皆化作令人眼前一亮的、画卷中不可或缺，亦鲜艳和谐的色彩。把深沉缓缓唱起，把悲壮徐徐道来，把轶史植入谐说复活，把美好嵌在歌谣中展示，以大爱去潜心钩沉故乡通辽的历史文化底蕴，让读者观一路风光，赏心悦目，皆有所感、所叹、所悟、所得。”

“感动中国人物”牛玉儒生前为81篇版本的《玩味老通辽》作序时曾这样写道：“维国夫妇的这部书说出了老通辽当年那些很难说清的东西。他们做了一件为通辽说清当年不困惑，又为之取，又为之舍，又为之传扬的工作。”

著名作家高洪波为此书百篇本出版题诗并书：百年建城百年史，草原风情一卷诗，故乡绵邈心常系，留得况味起相思。

续维国的通辽情结，对无数读者来说，是闻之夺人心神，听之撼人魂魄，甚至是催人泪下的。他在故乡通辽生活了20几年，却携妻用20年的时间为通辽这座城市著书立说。